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五 起柔兆涒灘正月盡彊圉作噩十二月凡二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雪帝在禁跣足禱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帝暴感風眩

冠冕欹側左右或以指抉帝口出涎乃小愈趣行禮而罷　戊午宴契丹使者於紫宸殿宰相文彦博奉觴詣御榻上壽帝顧曰不樂邪彦博知帝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帝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帝疾作扶入禁中彦博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飲酒稍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彦博與兩府俟於殿閤久之召入内副都

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宗社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闥乃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皆聽命及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聰曰汝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帝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

扶持者皆隨帝而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為天子肆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茂則內侍也帝素不之喜聞帝語即自縊左右救解不死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譫語耳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無得輒離皇后以是亦不敢趣至帝前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長時已病心初不知帝之有疾侍帝側者惟十閤宮人而已帝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謀以帝躬不寧欲留宿禁中而

無名辛酉彦博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設幄宿於殿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彦博曰今日何論故事也近臣禱於在京寺觀天下長吏禱於岳瀆諸祠　壬戌帝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衆心　癸亥兩府求詣寢殿見帝史志聰難之富弼責之曰宰相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卧内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内東門問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大赦

蠲被災田租及倚閣稅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帝神思浸清寧然不能語輔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辛未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欲收捕治狀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其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良謹彥博曰可保

乎曰然彥博曰此卒必有怨於彼故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為然時富弼以疾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彥博初欲自判王堯臣捏其膝彥博因請沆判之及帝疾愈沆譖彥博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帝意乃解考異蘇頌作孫抃行狀云禁門不開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不得進見但通名於内東門候起居抃率同列謂宰相不宜坐待宰相因抃言乃扣閤入禁中按上以元日不安初七日宰相即入禁中此云禁門幾旬日不開誤也今不取富弼責史志聰此據范純仁行狀弼以疾在告王堯臣捏文彥博膝皆從司馬光記聞弼責志聰記聞亦有之記聞又載樞密使王德用開便

門入中書彥博執守門親事官送開封府撻之明日謂同列曰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乎恐此事亦未必然若然則兩府安得無隙今不取　是月大雨雪　氷　二月甲午詔兩制以上日問候於內東門餘皆罷之　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丁巳詔禮部貢舉　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　閏月癸未朔以樞密副使王堯臣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程戡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以戡與文彥博姻家故也　詔閤

門自今前後殿間日視事　辛卯以翰林學士王洙為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出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王堯臣姑子洙堯臣從父堯臣執政兩人皆避親也知諫院范鎮言洙在太常壞陛下禮樂為學士時進不由道資性姦回恐終累堯臣章六上卒不報　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既歸本鎮上書言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得疾遽卒丁酉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為人敏厲嚴深長於政事章獻時嘗上武后臨朝圖外人莫知

帝後於邇英講讀謂近臣曰琳心行不佳蓋指此也然琳卒蒙大用議者謂帝性寛厚無宿怒云　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復決　召知鄭州曾公亮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公亮治郡有能名盜賊悉竄他境至外户不閉民呼為曾開門　巳夘以右司諫知制誥賈黯知陳州以父疾自請也尋改許州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躬謝之禮就支南郊賞給　初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幼養於宫中帝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

問勞賞賜不絶諸宗室莫得比及帝得疾不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彦博劉沆富弼勸早立嗣帝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為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彦博等彦博等亦知宗實帝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為嗣既具藁未及進而帝疾有瘳其事中輟

考異李燾曰至和議立嗣諸家各有記述要當以龍川別志為得實蓋彦博等私議英宗當立已曾具奏但未及上耳其詔草亦非偽也蓋當日羣臣預為此奏可即降詔事不容緩其理勢亦當耳今國史及文氏私記皆云已奏詔草則恐未然今從別志止稱奏議不載詔草更俟考詳別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謂韓琦與彦博

弼同為宰相則誤今不取

知諫院范鎮上疏曰方陛下不豫時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彦博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鎮曰鎮

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　以龍圖閣直學士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敵騎嘗乘之安期至即命大築城方暑諸將白士卒有怨言安期益廣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有一言動衆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延袤六里　六月辛亥朔詔雙日不御殿伏終如舊　殿中侍御史趙抃上疏曰今上有謫見之文下有妖言之俗天其或者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異明白丁寧警誡陛下

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為而然也願陛下思所以答譴見妖星之警誡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覦斷宸衷發天意擇用宗室賢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石維城根本深固惟陛下以至公而裁擇焉　癸亥中丞張昇等言臣等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上殿聞已降付中書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為沮遏伏望

陛下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上殿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煩聖聽尋有詔許中丞上殿　庚午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陛下好學多聞且以前古之事迹之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葢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

之踈賤而不顧鼎鑊之罪也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今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斷自聖志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未欲然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帝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者發其議光聞而繼之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顧公

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繫栰渡人命輔臣分行諸門而諸路亦奏江河決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之水始發馬軍都指揮使范恪受詔障朱雀門知開封府王素違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以惑衆且使後來者不入耶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諸路州郡俱奏水災京師積雨社稷壇壝輒壞平原出水衝折都門以至宰臣領

徒監總堤役其為災變可謂大矣伏乞陛下問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常參官極言得失陛下躬親裁擇以塞天變　巳卯詔羣臣實封言時政闕失范鎮又言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祀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順天時然而上天出此變者葢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也宗廟以承承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

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
禮數試之以政係天下人心竢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
兩月餘而不決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廟
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
以塞天變　秋七月辛巳朔詔三司開封府臺諫官審
刑院復上殿奏事仍日引一班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
事至是始引對羣臣　乙酉詔京東西荆湖北路轉運
使提點刑獄公事分行賑貸水災州軍若蕩漂廬舍聽

於寺院及官屋寓止仍遣官體量放今年税其巳倚閣者勿復檢覆　丙戌賜河北路諸州軍因水災而徙他處者米人五斗其壓溺死者父母妻賜錢三千餘二千

文彦博富弼等之共議建儲未嘗與西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於是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臣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

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盜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伏望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謂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疏凡

再上皆留中不出考異韓琦舊傳云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皆留中修傳亦云水災即嘉祐元年事而脩傳乃於作樞副使後載之誤也修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事據江氏雜志云富范益誤以文為范也今改之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頗優其禮數使不與他宗室等亦

何為而不可臣願陛下勿聽隂邪巧說以誤大事殿中
侍御史呂景初亦言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
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
本支盛彊有盤石之安則姦雄不敢内窺而天下有所
係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宫中以消
姦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景初又數詣中書白執
政請出狄青文彦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不足置意景初
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葢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

宜為朝廷慮毋牵閭里恩也　己丑出内藏庫銀絹三十萬賑貸河北　辛丑三司使户部侍郎楊察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勤於吏職雖多益喜癰方作猶入對商榷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竭云　癸卯以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乙巳貸被水災民麥種　是月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

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司馬光又上疏請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内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不報　癸丑復知池州包拯為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唐介為户部員外郎時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乞召拯介還朝宰相文彦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召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無得乞子弟及親舊賜進士出身　知諫院范鎮言近

日彗出東方孛于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陛下宜與大臣相勑警以求消復之術且曰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甲寅鎮復遺執政書言鎮前後六奏宗廟社稷安危大計而兩奏親納中書歷月逾時寂然不見有所猷為古之人三諫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古之人仕魯不合則去之齊仕齊不合則去之衛之晉今天下一統鎮去何之乎惟有待罪而已

相公又教以不可效干名希進之人鎮退而竊自惟念不敢奉教而决然為之者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以死亂兵之下也此方是鎮擇死之時尚服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决哉伏願諸公擕鎮之書言於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歸田或觧鎮之職而置之散外皆諸公之賜也鎮又兩上疏言宗廟社稷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庚申以鎮為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癸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

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陳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相與推誦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帝自正月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極言今外說紛紜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并謂宰相曰日者天下有大可憂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宰相應對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徧遺公

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於相國寺行止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敞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耶敞初建言或以為過至是乃服　以三司使工部尚書韓琦為樞密使召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張方平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

免横賦四十萬貫足及減興嘉卭州鑄錢十餘萬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之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争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

晝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帝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帝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啟施行退謂方平曰自慶歴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京師有五年之蓄　先是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數與歐陽修稱譽富弼於帝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意弼引已登兩府既不如志因加詆毀且求外官於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詆毀事據司馬光記聞當

考

是夕彗星滅　甲子侍御史趙抃言臣去年春夏間以范鎮營救陳執中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風憲之地趣向各異難與同處望特除臣江浙一州軍差遣且以避鎮鎮言臣前後五奏留中趙抃不知本末至今毀臣不已伏乞檢會前奏并令狀降付中書明辨施行　翰林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帝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

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宿不可至帝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帝曰果得才小累何恤乎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誚宿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不過一詳議官耳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繇髮欺君以喪平生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

叶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考實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角而震棹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國家自用新樂以來日食星

變冬雷秋電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者
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
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
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
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
其間書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
詳臣書如有可採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加
制作　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戊寅詔招安彭仕

義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國家之獘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生也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其或撝謙未敢則有司為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為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强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然而各思忤

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嚮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時范鎮亦累奏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　庚寅命宰臣富弼攝事於太廟樞密副使田況于皇后廟程戡於奉慈廟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丁酉加恩百官　癸卯以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

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師道及抃嘗攻沆之短至是抃等又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遂引格出之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自京至泗州置汴河木岸　甲辰詔三司置司編禄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殿中侍御史吕景初為編定官從樞密使韓琦言也　冬十月丁卯出内藏庫銀十萬兩絹二十萬足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　辛

末以草澤雙流宋堂為國子四門助教堂性宕蕩不事生業擬陳子昂作感遇詩以諷帝建儲事著蒙書數十篇春秋新意七𧏮西北民言頗究時務數為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槩又言其所著書特錄之　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以判大名府賈昌朝為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臣願速罷昌朝還其舊

任則天下幸甚　是日范鎮入對垂拱殿言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竊慮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録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鎮待罪幾百日鬚髪為白至是泣以請帝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已丑鎮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甲子録潭州進士楊謂為郊社齋郎先是蠻猺數寇邊史館檢討張芻責監潭州稅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潭州芻遂以説干元瑜使謂入梅山

招諭其酋長四百餘人皆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為民凡二千一百户故朝廷特録為功通梅山蓋自此始

癸卯以草澤建安王晞為太學助教致仕晞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遊著聱隅書十卷自號聱隅子慶歴中石介在太學遺諸生以禮聘召不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而卒　帝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

安文彥博知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真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

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於京師方位彦博復遣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彦博曰彼何敢輙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十二月戊申朔右司諫吕景初言伏覩詔書今後雖遇辰牌當留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諫官同此從之　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為工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昪言天子耳目之官用舍進退必由陛下奈何

以宰相怒斥之顧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其屬俱出吳中復指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彎俗謂鬻棺者為彎則沆素行可知沆亦極詆臺官朋黨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樞密使沆因奏御史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憂而昪等益論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尋詔沆遇大朝會綴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昪為中丞彈劾無所避帝謂昪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昪曰臣樸學愚忠仰託聖主

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之感動　以翰林院學士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為給事中參知政事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包拯為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庭自言曲直吏不敢欺時京師大水因言中官勢族築園榭多跨惠民河故

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乙卯以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勾太學始瑗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親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瑗既為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

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為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如故考異實録稱瑗以天章閣侍講管勾太學按墓表嘉祐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然無除天章閣侍講日月當考

甲子夏國主諒祚遣坦裕威多裕則塔特等來告其母密藏氏卒初密藏氏通於李守貴又通且多結守貴憤怒於是殺且多結及密藏氏諒祚母族鄂特彭乃族殺守貴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時士子

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仍嚴禁挾書者試牓出罝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街司吏不能止或為祭歐陽修文投其家然文體自是遂變　已亥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善持論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人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故時人言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詔藏其書秘閣　二月己酉梓夔路三里村夷人冦淯井監　庚戌遣使錄三京輔郡繫

四　壬戌太子太師致仕杜衍卒衍退寓南京凡十年
性不殖產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
十許人烏帽皂履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衍
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
詔撫問及被病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
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終戒其子努力忠孝
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畧曰無以
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

人心語不及私　澧州羅城洞蠻內冦發兵擊走之
癸酉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王德用卒德用將家子
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名聞四裔雖
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　是月雄霸州地
震　三月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及第出身同出身
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巳丑賜諸科及第又賜
特奏名進士諸科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吏文學考異李復圭紀
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當考　乙未契丹遣林牙

耶律防等來求御容戊戌以御史中丞張昪為回謝契丹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契丹興宗送其畫像及聖宗畫像凡二軸求易真宗及帝御容既許之會真宗晏駕遂寢至是遣使再求故命昪等諭令更持新主畫像来即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之今文成即世而不與則傷信且以尊行求卑屬萬一不聽命責以失約而乃與之則愈屈矣不從昪等至契丹其主欲先得聖容昪折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

兄於禮為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契丹不能對　庚子判陳州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為人謹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人敢先後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為人自以為莫及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

家事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爲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置籍次第之　丙寅契丹幽州地大震大壞城郭覆壓死者萬人詔河北密爲備禦之計　巳巳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爲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從中丞張昇言也　辛未通判黃州趙至忠上契丹地圖及

雜記十卷　司天監言據崇天歴已亥年日當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十二月為閏以避之詔不許　已巳火峒蠻儂宗旦聚衆入冦宗旦者智高之族也知邕州蕭注欲大發峒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以勅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為宗旦保山溪篁竹間苟設伏要我軍未必可勝徒滋邊患乃獨領兵次境上使人諭宗旦子日新謂曰汝父内為交趾所仇外為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於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定以宗旦為

忠武將軍日新為三班奉職　癸酉以彭仕義未降遣官安撫湖北　五月庚辰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開封郭恩與夏人戰於斷道塢死之走馬承受黃道元府州寧府寨監押劉慶被執死傷數百人亡失器甲馬匹甚衆詔贈恩同州觀察使封其妻官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　癸未賜國子博士冠諲銀絹五十疋兩諲上其祖準所著文集也　甲申改築禖壇於圜丘東南六月壬子以汝州龍山孔旼為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

韓退為安逸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薦敗退有行義故也　自趙彥若制策不入等閱四年遂無應科者帝曰豈朕待之不至耶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嘗以推恩過厚而難其選故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試文淺陋及履行不如所學並坐舉者其進

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　戊午夏國主諒祚遣
人来謝弔祭　丙寅進封兖國公主為福康公主仍令
所司擇日備禮册命戊辰以淑妃苗氏為賢妃兖國公
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國朝公主受封降制
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内於是翰林學士
胡宿言陛下昔封楚國魏國二大長主未嘗册命今施
於兖國公主殆非漢明帝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
也不從　秋七月辛巳詔河北諸道總管分遣兵官教

閲所部軍　辛卯令翰林院承旨孫抃御史中丞張昪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知諫院陳旭言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因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故以命昪等然卒亦無所進退焉　壬寅知麟州武勘除名江州編管坐與西人戰斷道塢而棄軍先入城也八月詔編集樞密院機要文字樞密副使程戡提舉從樞密使韓琦言也丁未琦又言天下見行編勑自慶歴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牴

牾請加删定乃詔宰臣富弼等及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㸃詳定編勅　戊申兖國公主出降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讌於禁中　丁卯建廣惠倉初韓琦請罷鬻諸路户絶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逐路提㸃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　戊辰知諫院陳旭言比日内降營求恩賞者甚多雖許執奏而有司時有奉行自今請令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仍牓御

史臺閤門　是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陛下鬻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顔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顔色臣愚以為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悦聖情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吏部郎中王洙被病踰月帝遣使問九月甲戌朔洙卒賜謚曰文御史吴中復言洙官不應得

諭乃止　庚辰詔内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

考異李復圭紀聞云嘉祐以前每路兵官内臣或至三四員循法者少復圭奏謂每路止限一員詔如所請遂為定制復圭自紀如此朱墨附傳及墓誌並不及之按此時復圭實知涇州不知此詔果自從復圭所請否當考

乙酉樞密院言自今舉使臣須本路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方理為舉主其在京文臣非知雜御史武臣非觀察使以上所舉毋得施行從之　庚子契丹遣樞密使蕭扈等来求御容　冬十月甲辰朔三司使張方平等上新編祿令十卷名曰嘉祐祿令遂頒行

之　己酉以翰林院學士胡宿為回謝契丹使禮賓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容約賀正使置衣箧中交致焉考異張唐英云遣張昇送御容契丹具儀仗拜謁驚歎按昇非送御容者今不取　辛未贈太尉兼侍中劉平謚曰壯武　初三司言商旅於榷貨務入見錢算東南鹽歲課四百萬緡諸路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十一月癸酉朔置江淮南荆湖制置司勾當運鹽公事一員　乙丑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遵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以疾自

請也遵尋卒録其子姪二人遵性樂易善議論其言時政得失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已卯以河北提舉便糴糧草薛向提點河北刑獄仍兼提舉便糴糧草當河北大水民乏食詔輟太倉米六十萬斛以振之向以為北人不便食秔且漕路回遠不時至請出本司米四十萬石以代之向任便糴凡四年糧草石束以千計者凡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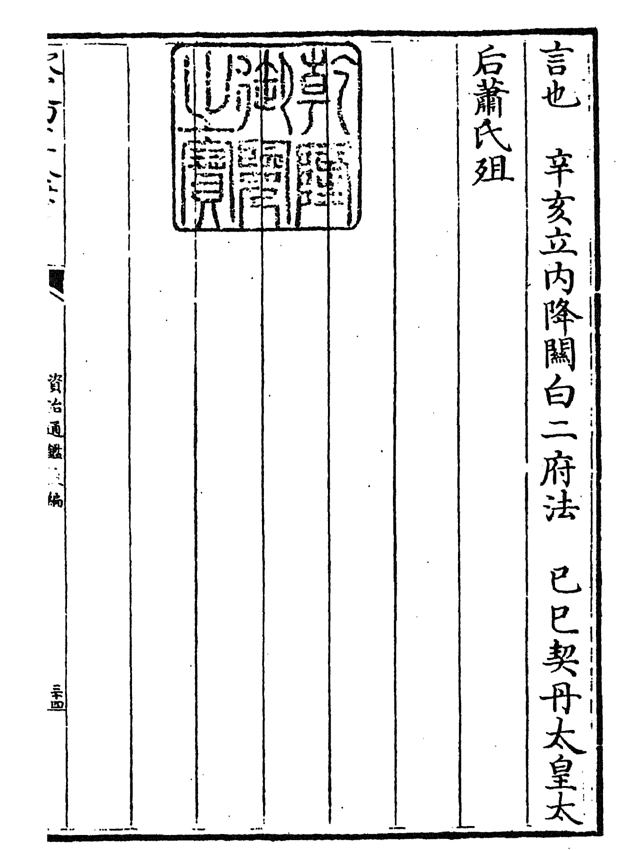
詔三司使副體量在省判官才否以聞從知諫院陳旭言也

戊戌以昭德軍

節度使知并州罷籍為觀文殿大學士户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馬光建議築堡籍檄麟州知光議及郭恩等敗没詔侍御史張伯玉按鞫籍匿光初所陳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責而籍為御史劾奏由是罷節度使光不自安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罪不報　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本義為多旣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

祖無擇即家録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特官其一子復卒又賜錢十萬復惡胡瑗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　先是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卿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為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十二月戊申詔自今間歲貢舉進士諸

科悉解舊額之半又别置明經科舊置說書舉今罷之其不還鄉里而寓户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謬坐元考官又用孫抃奏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　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記姓名俟在官員數稍少即選文行為衆所推者與試其考校無得假借等第從知諫院陳旭



言也　辛亥立内降闕白二府法　己巳契丹太皇太后蕭氏殂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劉淡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六起嘉祐昭陽大淵獻正月盡屠維大荒落四月凡一年有四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三年春正月己卯以福州進士陳烈爲安州司户參軍烈性介僻篤於孝友慶歷初嘗預鄉薦黜於禮部

遂不復踐場屋從學者常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薦之授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不受　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初里中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張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他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𢍰師乞以告鄰人事聞特褒異之　二月癸卯契丹遣林牙蕭福延來告喪帝為發哀于東內門幄殿百

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先是太常博士吳及既除喪擢祕書閣校理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職上疏請擇宗室子以備儲副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佑帝嘉納之　庚午詔太常禮院議立周王佑之後既而禮院言王薨在下殤之年未有為人父之道於禮不當立後乃

罷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學士歐陽修兼侍讀學士修言侍讀最為清近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經筵者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臣既辱在翰林又充史館修撰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尚書禮部刋修唐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固不闕人忽蒙除授蓋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又云學士俸薄特與添請給耳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

不許修固辭不拜修又言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吝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缺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茍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乞賜詳議施行 甲戌詔禮部貢舉 己卯以起居舍人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冀上感動

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諭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丙申詔三司編天下驛券則例從樞密使韓琦請也　夏四月甲子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卒贈吏部尚書謚正肅　乙丑罷修睦親宅祖宗神御殿　丙寅詔曰朕惟分治州縣付之守令按督守令付之轉運使提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耄昏不事事以弛為寬以苛為察賦斂有常或增重之以為勞刑罰有經或出入之以為能而部使者莫之舉劾豈

朕所以寄任之意歟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幸毋縱有罪惠綏吾民以稱朕意　五月癸酉右正言吳及言太宗朝嘗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歷子令批書課績今其制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自今歲終按功過而升黜之詔以及所言錄示三司使張方平　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視河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不相中訟參遣小吏髙守忠齎河圖屬宰相文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托有狀以事連宰相乃詔天章閣待制盧士

宗右司諫吳中復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乙酉詔曰朕常患民之好事而風俗漸靡於薄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於善則何以哉申錫官職事守不爲輕矣宜遴所舉以道吾民者而與參相視決河議論之異遂成私忿章奏屢上辯訴紛然敢爲詆欺處之自若以至興獄置對逾旬參驗所陳一無實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使吾細民何所視傚其降申錫知滁州牓於朝堂尋改知濠州 六月丙

午吏部尚書平章事文彦博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錫張伯玉攻彦博雖不勝彦博亦不自安數求退帝許之　以樞密使工部尚書韓琦依前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罷為鎮東節度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使文彦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為客位以待宦官又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弗治昌朝由此罷然昌朝

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初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宋庠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況並為樞密使帝初欲用王堯臣為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止　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昪為樞密副使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包拯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

意持久不決何也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預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惟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竊見近年内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惟陛下凡事更加裁抑又言詔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累年以來制勑纔下未逾月而輒更奏語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欲乞今

後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經久方許頒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開封府修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言修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强所短也

甲寅詔學士院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誥文字從歐陽

修請也　丁卯交阯貢異獸二初本國稱貢麟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瓜必先以杖擊然後食既至樞密使田況言昨南雄州僉判齊唐奏此獸頗與書史所載不同儻非麒麟則朝廷殆為蠻夷所詐知慶州杜植亦奏謹按符瑞圖麟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角端有肉今交阯所獻不類麕身而有甲必知非麟但不能識其名請宣諭交阯進奉人及回降詔書但云得所進異獸不言麒麟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

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云　秋七月癸酉以福州進士周希孟為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為鄉里所推也襄世為閩人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舉襄得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甞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州人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賔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

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勅之及襄去閩人為立德政碑　丙子詔廣濟河溢原武縣河決遣官行視民田賑恤被水害者　丁亥命權御史中丞包拯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張方平包拯言也祥自皇祐五年坐他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可得

二百三十萬後不能辦至和元年止百六十九萬其後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獘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祥既受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畜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輙增損所以平其市估

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鹽官兼領之自是稍復祥舊云　權御史中丞包拯言右正言吳及立身有守遇事敢言緣與樞密副使張昇妻是親奏乞外郡然昇妻亡已久理不當避乞令依舊供職許之　權知開封府歐陽修言臣伏見諫官陳旭請以倖求内降之人妻二府劾奏其罪蒙朝廷依奏施行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准内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宮院姨嬭或為内官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奏至於再三而内

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聽以求私庇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欲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擗下府勘劾重行責罰　八月壬辰詔禮部貢院宗室壻不許鎖廳應舉　丁未詔三司京師比歲旱屢蠲民租其以緡錢十萬下本路助糴軍儲　辛亥以度支副使周湛為契丹太后生辰使湛辭不行乃命權鹽鐵副使王鼎代往朝廷以契丹主之母於上弟婦行也禮不可通問勑使者但

遺書契丹主傳達聘物而契丹主必欲面見使者致書
鼎以理折之契丹詘服自是為常　己未參知政事王
堯臣卒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文安　庚申下溪蠻
彭仕義率衆降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弩
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桀驁益甚　辛酉封左屯衛
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從信為滎國公吴懿王德昭孫舒
國公惟忠子也從信嘗謂唐十院置維城庫約諸王廩
入而上下均其用今雖奉養之費一出縣官然屬大者

猶或不給且諸王邸都殖產市井日取其資唯懿王院初無餘財因令治一庫帥諸宗子月視祿之厚薄輸十之一既而車馬賓客冠昏喪祭之用無不獲其助令其法不廢

知鄆州劉敞言臣在閤門之外備東藩之守誠不當越職出位以干言責然竊惟忠臣之義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如臣者豈得已哉陛下少賜推詳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言曰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是以膺無疆之福子

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下臨政以來履而行之三十七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養老慈幼人遂其性臣願陛下日謹一日與天無極比聞車駕數臨苑囿置酒觀樂聖心處之自有常節而議者謂其太頻臣恐近習茍於承意而不能諫大臣限以體貌而不得言如此則傳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怠於政事有遊觀之好內之則疑酣於酒德違攝生之理臣願陛下玩心於神明養之以清靜聽止於和聲毋以煩耳味止於實氣毋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矣唯陛下裁幸　初官既榷茶民私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於他茶犯者其罰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蕃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户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而陷於罪戾以至破産逃匿者歲比有之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嘗上疏乞弛禁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户貿易而官收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

務以償邉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寛民力嘉麟爲登平致
頌書十卷隆衍視成䇿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
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宰相富弼韓琦曾公
亮等决意嚮之力言於帝九月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知
諫院陳旭及知雜御史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　丙子
以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
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上下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
一人總爲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爲四番利器械農

隙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糧免税校長免二丁税於是一路得四萬餘人又請通鹽商以便民復邕州和市場以寶邊事多施行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檝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秉漲水則可行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檝以通　辛巳天平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賜其家僦舍錢日三千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而晚節以戚

里進遽至崇顯戀嫪㥯罷為世所鄙　己丑契丹遣使來

謝　冬十月乙巳出内藏庫紬絹十萬下河東轉運司助糴

軍儲　癸亥除河北坊廓客户乾食鹽錢　甲子以提㸃江

南東路刑獄王安石為度支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

世之務其畧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

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

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

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天下之人才未嘗不自人

主陶治而成之所謂陶治而成之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毁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困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

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大事記曰安石上書於嘉祐亦謂方今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朝廷欲有所施為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敢為蓋指慶歷而言而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於此書特安石更變之說與仲淹同而更變之意則與仲淹異耳嗚呼使慶歷之法盡行則熙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言可塞今仲淹之志不盡行於慶歷安石之學不用於嘉祐而乃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又於此而三致意焉

是月詔於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景靈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復追之

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伏乞特賜寢罷詔送禮院詳定禮院言臣等看詳諸寺觀建立神御殿已非古禮先朝崇奉先帝太后猶依倣漢原廟故事今議立郭皇后影殿於禮無據難以奉行其事遂寢

十一月癸酉考異長編作癸丑宋史仁宗紀作癸酉按十月有癸亥十一月不應有癸丑今從宋史

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詳定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昪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務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官錢收市

之於是置省減司於三司自是多所裁損云 己丑詔曰天下利害繫於水爲深自禹制橫潰功施於三代而漢用平當領河堤劉向護都水皆當時名儒風迹可觀近世以來水官失職稽諸令甲品秩猶存今大河屢決遂失故常百川驚流或致衝冒害既交至而利多放遺此議者宜爲朝廷講圖之也朕念夫設官之本因時有造救獘求當不常其制然非專制職守則無以責其任非選擇才能則無以成其效宜修舊制庶以利民其置在京都水監凡内外河渠之事悉

以委之應官屬及本司合行條制中書門下裁處以聞其罷三司河渠司以御史知雜呂景初領河渠司事楊佐同判河渠司勾當公事孫琳王叔夏知監丞事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

文移筌併事曰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下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既而諸路綱不集庚寅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

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勑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碁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　十二月己巳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一會其虧贏以聞　翰林院學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所職而以他官判省名不相稱宜更定其制百官常務多白二府請詳其重輕移付於下使大臣不為細故攖慮得以專講政事又章服所以别尊畀今走吏與公卿不殊請依唐制以品數為等其因年考及階品合

服者須未嘗犯徒罪乃聽又臺閣省寺典章所由出也今獨有勑條文案而已本朝故事名臣遵範無所傳錄請依周禮唐六典著為一書詔翰林學士胡宿知制誥劉敞詳定以聞王安石日錄可考敞等條列改正裁損申明十事唐制雖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為宰相然尚書中書之名本非宰相之實即欲改正官制仍須別立政事府如丞相之類唐制無樞密院自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正無甚於此即欲改正官制當廢院

名以曹事還中書尚書二十四司既為虛名所以官冗員衆蠹財害政即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勲爵封等在開元以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叙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倒行省罷此所謂改正者也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覆之於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枝即欲裁損官制當廢審刑院

吏部尚書侍郎郎中分領銓事則當差次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而尚書銓唯與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當罷審官院以其職事歸尚書銓部羣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官即欲裁損官制當悉省罷還屬尚書九卿此所謂裁損者也諫官史官依唐制並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今欲申明復此制中書出制勅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於中書發勅虛置三省官名

今欲申明復此制唐制學士不領外職所以重機密含人分判六曹事所以謹政令今欲申明復此制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其後皆不果　辛未詔年七十而居官犯事或以不治為所屬體量若衝替而未致仕者更不推恩子孫　閏月丁卯朔詔嘗為中書樞密院諸司吏人及伎術官職無得任提點刑獄及知州軍自軍班出至正任者方得知邊要州軍　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

擢任恩典宜損於故詔中書門下裁之丁丑詔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事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幕職官鏁廳人視此若夫高材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茂恩擢焉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寖衰　己卯詔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

亥避正殿減常膳宴契丹使無作樂知制誥劉敞言按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覩有變而戒非豫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却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今遠使入朝於是乎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為所覘伏乞詳求舊典折衷於禮 右千牛衛將

軍克顔上周禮圖降勑奬諭　己丑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從韓琦請也　是歲應天府失入平民死未決通判孫世寧辯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韓宗彦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彦疏於朝卒抵吏罪宗彦綱之子也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帝避殿不視朝知制誥劉敞言臣前論先期避殿不中古典未嘗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

公之神羣隂之長故曰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隂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隂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且禮者先王訓民事君不可不謹前事之失習俗未乆苟為因循則憲章失矣惟陛下稽古正名審所施為毋以禮假人也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隂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裔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嘿臨朝使隂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横之

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羌戎順服非所謂四裔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外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罷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與堡塞屈野之䘏為國深耻沔卒坐廢

丁酉羣臣表請御殿復膳不許三請乃許之　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飢寒死道路甚衆詔遣官分行京城視孤貧老疾者人賜百錢小兒五十畿縣委令佐賑以糜粥

知開封府歐陽修言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

習俗所傳陛下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遊若乃時歲豐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欲乞特罷放燈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從之　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始賜孤窮老疾之民用錢千萬或言於帝曰今百姓已受賜而不及諸軍諸軍其觖望矣故復

有是賜凡用一億五千萬　三司使張方平上所編驛券則例三卷賜名曰嘉祐驛令以頒行天下　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　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勾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午授太常博士致仕瑗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即佛舍為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三司言宜約至和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

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已已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

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
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
得饒阜以相為生刬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
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
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
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
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
時其出錢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

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邉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乙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隷司農寺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之每歲十月别差官檢視老弱病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即量縣大小而均給之　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秘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史館集賢院秘閣書而編定之抗挺之

兄頌紳之子繹開封人也初祕書閣校理呉及言近年用内臣監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脱畧書吏補寫不精非國家崇尚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書籍其借出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乃命抗等仍不兼他局二年一代别用黄紙印寫元本以防蠹敗　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曾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省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癸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

名進士及明經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交阯寇欽州　三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知開封府陳旭天章閣待制唐介與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以聞　己亥以三司使張方平為端明殿學士知陳州先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麴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產以償方平因買其邸舍保衡得錢即輸官不復入家會保衡姑訟保衡非劉氏子亡賴豪縱壞劉氏產下吏按驗具對以實御史中丞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

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尋改知應天府以端明殿學士宋祁為三司使　丁未賜進士鉛山劉輝等一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丁丑詔書考異按宋本紀云賜進士諸科入第同出身三百三十九人今從長編　己未以三司使宋祁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權御史中丞包拯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

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遊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論之不已庠因自言身處機密弟總大計權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修言伏見陛下近除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諠然以為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

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嘗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祁命出臺中寮屬又加章力言祁亦因此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疏

奏拯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增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行舊制賈昌朝在北京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游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奸人自今乞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京師僧尼大以為患至是有中旨復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師僧寺弟子不復更

取保任僧徒大喜爭為道場以荅上恩考異李燾曰此當在三月丁巳而實錄無之按王禹偁所請亦不見於國史唯日記稱執中因南郊赦聽五十僧度一弟子按至和元年二月戊午有此指揮不緣南郊且至和凡二年並無南郊及降赦事日記誤矣今改之有上封者論河北義勇有事則集於戰陣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儲稟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為城守之備誠能於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寇至即兩路義勇之師翔進赴援旁出掩擊使其腹背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當伏銳兵矣朝廷下其

議於河北路帥臣等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龎籍真定府錢明逸高陽關王贄等上議曰前代之制車乗甲卒皆賦於民四時蒐狩農隙講事行師臨敵振旅策勲皆布在方策兹事已遠且以唐言之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内得勁卒二萬既無廪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秖可城

守難備戰陣誠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使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内亦摇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況河北本皆臨邊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閱以新舊籍并闕數聞　夏四月丁卯詔以孟冬

詣太廟行祫享之禮凡諸恩賜皆如親郊例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中復請也　壬申河中府言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淑卒贈尚書右丞特贈黃金百兩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必咨訪在內外制作誥命頗為時所稱然喜傾詖故屢為言者所斥訖不得志抑鬱以死　初著作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唐周苗裔備二王後下禮院議曰古者立二王

後不惟繼絶兼取其名徳可法五代草創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取唐室世數已逺於經不合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宜訪求子孫如孔子後衍聖公授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專奉廟享歲時存問賜之束帛牲器祭服毎遇時祀並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飾如此則上不失先王尊徳繼絶之義度之於今簡而易行癸酉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於是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與河南

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應緣祭享禮　丙子以天章閣待制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時封駮職久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勅並由銀臺司從之　癸未司徒致仕陳執中卒帝幸其第臨奠贈太師兼侍中禮官韓維議其謚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考正儀典如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與宮闈有

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閨門之內禮分不明謹按謚法寵光祿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請易名為恭判尚書考功楊南仲覆議請謚曰恭襄詔謚曰恭維累疏論列以為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既而帝又為執中篆其墓碑曰褒忠執中嬖妾張氏驕恣每陵蔑其妻謝氏執中既死之五日謝氏具奏乞度為尼詔許之即樞側髠送城南資聖院賜名勤省莫不稱快 己

毋後宫董氏生皇第九女董氏開封人四嵗入宫稍長為御侍性和厚喜讀國史能道本朝典故侍帝左右未甞有過失皇祐中封聞喜縣君帝甞感疾恍惚夜持寳刀自卿董氏在側遽前奪得之幾至斷指　辛卯詔曰居室器用冠服妾媵葢有常制所以别貴賤杜奢譖也比者流風蕩靡無復等威犯干有司鮮聞用法自今中外臣庶有違者其察舉之必罰毋貸從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也　壬辰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以下

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疎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為世俗之

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伏望陛下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沉之費以墮儉德李燾曰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江休復雜志云公主誕慶三日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銀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錢三舍人獨二人權修注得之四待制獨三講筵得之劉敞何郯不與向待郎亦不霑臺中自獨坐至監察一等受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蓋内官懼臺諫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六